

朝野記言

十

共十四

13
1491
10



門 4加3
號 1491
卷 4-0

兵部門

將帥

兵制

鍊武詰戎

征討

修攘

邊備

邊禁

烽燧

軍器

城池糧糶



馬政
驛路
戰亟
武科

兵部門

將帥

李徵王者梁山人其兄徵石十八徵玉十四其母欲見生
野豕徵石是日射得一豕而歸徵玉二日後始徒手還
母訝之徵玉請出門觀之見一大豕卧於門外場庭睢
盱而負息蓋徵玉必欲令母目見生豕跡而逐之越山
越壑窮日夜蹴迫必使疲頓氣盡而駢之也每射虎張
目叱之庸便合眼底首一發而倒年十八佩江界符金
公宗瑞之薦其代也 世宗遂用為北道節度使因密
諭非國有大事不召爾也徵玉選六鎮蕃胡善騎射者
三千皆隸牙下各分為隊每巡到列邑時各出境迎送



世祖反正以他人代之徵玉歸到吉州思之曰朝廷非
有大事不召我曾有教今無事遍我必有由也馳到鏡
城猝下新節度問之其人不取諱遂殺之舉兵欲南向
京師曰今當渡江作大金皇帝矣約明日率軍而行會
寧判官伏人於板上是夜乘徵玉宿所其右臂徵玉驚
起奪其劍赤身飛出左手擊殺數十百人遂死於亂箭
時年二十四五山林說

羅州城隍祠有神甚靈人過者不下輒殺所騎及洪允成
刺州也下吏告之故大怒鞭馬而過其馬行不里餘倒
死允成大怒即屠其馬載十盃酒命軍卒持弓矢刀斧
身往其祠置馬酒其前叱咤而辱其神曰爾既殺我馬

是欲食其肉也若不喫此肉而醫此酒者燒撤尔也俄
而觀其酒暫縮而肉猶故也允成遂焚其祠而逐之其
神遠徙于叢祠其後邑人或祀之其神曰先請洪地主
而享之後祀我每邑中有淫祀必先祀允成允成或醺
醺如醉必曰某人有神祀者乎後問之果然五山林說

南怡 太宗外孫也十七拜武科驍勇絕倫討李施愛征
建州虜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拜兵判嘗有詩曰白頭
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國後世
誰補大丈夫茂子 睿宗新即位時彗星見怡直宿禁
中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忌怡才
能名位出己右目數演搆密啓怡謀反獄成坐誅時

年二十六 國朝記事

中宗庚午三浦倭奴之叛也引對公卿議其征討問誰可為將者柳公聃年為 兵判對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則有可用之人而人必以為不可 上若排衆論而用之臣當舉之不然則不敢言矣 上許以不撓公乃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果曰是嘗以搗婦翁見棄不可收用公曰今有孝己尾生之行無益成敗則不足用也 二外棄干城自古非之成昌山希顏力贊其議衡遂與公為左右防禦使往勦其賊 識小錄 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正二品 中廟朝聞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苞為都元帥彥良為副元

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為從事官亨秀以老親辭於李苞李苞荅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謁于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援交椅而坐亨秀急具戎服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敢出一言而退未幾事寢後亨秀往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坐設酒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風矣 芝峯說 金德冷光州石底村人勇力絕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卧而輾由簷而墜入於樓中嘗聞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鎗而往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將軍挺鎗迎之刃出額下挿着於地虎搖尾而不敢動矣 已李貴薦于撫軍司曰智如孔明勇過關羽 世子台

拜翼虎將軍 宣廟改號曰超乘將軍常佩雙鉄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一國以為神將先是晉州牧場有惡馬逸出蹂踐禾穀超高如飛人莫能捉將軍聞之即往勒而騎之甚馴倭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蓋誤認為出自石底也李夢鶴之叛薛連將軍 上憚其勇俞徐洎往捕之洎行到全州則將軍已就囚于晉州矣洎狀聞曰都元帥權慄使德岭討夢鶴則四日逗留觀望成敗故囚之云其八字遂為浙菜鞠刑甚酷將軍曰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離反耶怒而奮起鐵鎖盡絕竟死於獄

中 名臣錄互紫海筆談

李舜臣德水人也生於乙巳為造山萬戶名稱未著辛卯

柳西厓為相以井邑縣監超授全羅左水使壬辰日本入寇公與慶尚右水使元均約會于閑山島至玉浦前洋焚賊舩二十六進秩嘉善又劄智造舩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追賊至泗川洋中焚其舩十二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戰罷始令人用力尖挑出一軍莫不愕然進至所召江射殺賊首焚舩百餘進資憲至閑山洋焚賊舩六十三進正憲癸巳進陣于閑山島遮遏湖南海路朝廷以公兼統制使丁酉清正并渡海朝廷以公不能力擊下詔獄用元均以代公及對獄以白衣送元帥陣中使之自效其年均果敗復用公為統制使時公起板蕩之餘兩南盡為賊襲行長

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謀伺隙而公以瘡殘餘卒領十
三戰而遂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賊舡五六百艘
蔽海而上公督諸軍先破賊舡三十一乘勝而進賊遂
舉軍而遁戊戌進陣于古今島行長憚公威名遣其亞
將遺島銳長釦公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銳劍
自足為用十一月與天將陳都督璘擊賊于露梁賊圍
都督甚急公親冒矢石救之忽中丸而仆臨絕謂麾下
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是日都督望見公舡爭首級大
驚曰統制使死矣問之果然都督顛倒於舡者三日無
可與有為者南民奔走巷哭

忠武公遺事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明將鄭地之後也生地微卑

幼屬節度營正兵無隸府知印嘗繇赴節度營舍於老
妓老妓以節度宴餘物饋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
身為節度使以已餘食人焉能啖人額下物其志氣如
此壬辰牧使權慄募能以狀 達行在者莫有應者忠
信奮然請行時年十七獨身仗劍達行朝李鰲城舍於
其館愛如父子仍授之史書文義日進秋登行朝武科
為人短小目如曙星義姿容英果好氣義適遼時以安
州牧使奔詣都元帥張晚元帥問賊計將安出忠信曰
使賊乘新起之銳直渡漢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上
策也跨據兩西結毛將為群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
也從間道疾趨京都坐守空城下策也而迨銳而無謀

必出下策元帥以忠信為先鋒將出兵是日或言直星
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以行
者既行元帥會諸將計事言多異同忠信曰賊犯京都
君父播越毋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山者勝今
據鞍覘而陣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戰則仰攻我乘高
得便破之必矣遂疾馳先登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
獲烽卒舉火如他日至暮諸軍以次至別遣精卒數百
伏裳巖以防彰義門朝日賊始覺之兩路出兵包山而
上時東風急夫丸如雨我軍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賊
在下風沙塵撲面自卯至巳賊兵大敗追至慶安驛賊
麾下奇蓋獻李守白等斬逆明璉獻首行朝忠信策勲

封錦南君擢拜平安兵使 崑崙奪西征錄合錄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壬辰之亂杖劍首起傾家財募壯
士其妻諫之再祐大怒欲斬之援宜寧之君粟取草溪
之軍噐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賊砲雖齊發而終
不為害揭號天降紅衣將軍又有良馬自至臨戰馳驟
如飛衆以為神助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節度
或令人吹笛鳴笳或山數中吹角鼓噪或處之設伏窳
若無人固守鼎津連戰皆捷宜寧三嘉人民皆安業力
農江右湖南賴以得先李公好閑自行在付語曰聞道
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為言終勦力須似郭汾陽丁酉秋
倭再入公守昌寧火旺山城賊終不敢犯會遭母喪于

城中八箭珮杜門持服謂草土不可向人有求與子侄
共造殺陽子質以自資為本道左右兵使統制使左尹
咸鏡監司皆不就後辭連送獄得釋入鷲山蒼岩庵以
忘憂永謝烟火唯食松葉而已蓋山人朴守弘光海時
將赴舉公曰此時何用赴科仍共飲四五盃俄而命取
罍來傾耳瀉之酒從耳孔出年六十六

名臣錄

劉克良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少孤登武科歷官顯榮
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
玉盃恐被罪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即上京尋主
家陳其情欲上疏削科還為奴洪相曰爾非我奴也何
為出此言公曰母既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相

義之為放後文券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補之宰邑帥
聞贖遺不絕每見謁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自
持納嘗為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
數字招之公即為起去兵曹摠府君曰分軍國之大事
子何徑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座驚歎官至副
元帥壬辰之亂從申砮防守臨津砮見賊兵甚少欲過
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慎勿輕渡砮不聽而渡公
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于彼危俄而賊兵大至砮
狼狽還渡未半而溺公踞輅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名臣錄

麗朝時將帥各有家兵往有跋扈犯上之憂然以之平

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佳兵不祥之器况可藏於家乎
本朝深創若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錄亦少
或僅有一童一馬者涼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
無常隸之軍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何以某其
死力謂宜稍變其制而弛張之廢或可矣 芝峯說

林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人常慷慨自歎曰吾稟天地
之氣不為物而為人不為婦人而為男子惜予生此偏
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變朝廷與媿將軍奮曰
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往殲彼虜洗劍鴨水而歸耳
丁丑後虜首聞將軍名凡擊檄岳及西犯必使朝廷為
將而送之將軍以計誑虜虜一切隨將軍計中而不覺

也至蓋州海中與天兵相遇少戰使砲兵密用土九天
兵發矢亦故使不及故兩軍一無所傷使善水者二人
佯墮水潛傳本國忠悃於天將之舡及虜兵退使將軍
由水路歸蓋不欲我師涉其境也將軍托以舟破由虜
地而歸其後事覺虜賚我執送將軍將軍中路逃縣得
高賈舟潛入大明地為天將所任用甲申北京破虜人
盡有天下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不能屈出送本朝
身猶漢衣服而頭不剃矣賊臣金自點當國遂殺之後

自警言編

仁祖丙子冬南漢城圍已久賊騎日添援兵不至人心危
懼莫保朝夕東南北三城 守將具宏申 諸卒承體存 金

景稹元丰初

徵旨一時齊呼逼闕請縛送卞和臣聲振 御內承旨
李行遠拔劍揮退諸軍欲歐之僅避得免亂兵弓謀愈
甚景象愁慘獨李延陽時白所領西城軍部伍齊整一
卒不動人心賴此稍定 同春集謚狀

仁祖朝李延陽時白以訓練大將又拜兵判公以為宣可
以大司馬兼大將軍乎屢辭終不許 謚狀

仁祖丁卯正月胡騎十餘萬夜渡鴨綠江襲陷義州天未
明突騎分路一軍直抵凌漢一軍入蛇浦欲襲毛文龍
時諸城尾鮮士民波散鐵山人前靈山縣監鄭鳳壽挈
家屬入龍骨山城斬降賊人僉使張士俊設殿牌行禮
分署諸將四十餘人勸以忠義遠近之人望風來附兵

勢益振虜三四萬騎分為四軍三面俱進公令軍中持
滿俟賊近城乃射虜前鋒數千皆死公露坐督將士人
皆殊死戰矢石俱盡令取大斧碎為砲丸中者皆斃自
卯至申大戰五合盧兵大敗又時出銳兵龍襲擊虜陣
多有所獲遣幕下士張起陳疏獻馘朝廷賜爵嘉善授
龍川府使賜絲段金圈子既而以糧盡先出老弱自領
精銳入鐵山大鷄島後官至全羅兵使 國朝典謨

仁祖朝李延陽時白為水原府使以為數千兵馬散處各
村脫有緩急未易收聚乃造十張旗竿分立於高阜約
諸軍有急吾當懸竿以方色旗三枚子孺砲見旗聞砲
遍相報赴毋或愆期丁卯正月虜凌賊犯境報于公即

身探甲冑坐正門懸旗發砲日纔午諸軍皆如期而至公
即領到銅雀津天未曙矣上引見曰何神速也同春集
國朝賢臣碩輔道德名儒代不乏人此所以文治似優於
麗朝武畧不及於三國遠矣將帥則元無表著者其中
金宗瑞之開拓六鎮尹弼商之駭逐建夷足以揚國威
靈而比諸古名將此特兒戲耳但二人皆英傑易地則
功業未可量也權慄之幸州大捷李舜臣之開山鏖戰
功冠當時無愧古人郭再祐奮義起兵坐守嶺南洪季
男獨提孤軍保全湖右其功不細矣余嘗與張玉城晚
語及我國名將張公曰 國家不知儲養將才之道當
此危難武人資級不以戰功陞遷而其剝軍民措備兵

糧者起資越級及其爵秩貴尊志慾已滿則顧惜身名
之外他何可望目今國勢日弱將帥無人職此之由也

竹窓閑語

李相國浣置其所乘馬於窓外朝夕芻豆必親執以飼或
言公名位既高而親行廝役之事不暇有傷於体面乎
李公曰吾以弓馬發身常擬朝夕赴戰為國效死一身
死生專倚於馬養之無恩愛而臨危責其成功則彼雖
畜物我無愧耶公私見聞

李相公浣家在東部駱峯下而隣平大君筭亦在同里及
公拜大將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
與王子同隣聞者深服之公私見聞

孝廟一日密問於翼憲公曰具綾川仁厚方為訓局大將而老不堪事勳戚中誰可代為者對曰為國之誠未必盡在勳戚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李公代綾川為將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而軍政解弛之餘多有怨之者或粘書闕下或掛榜城門謀所以去之者百端 上又密問於先君曰以卿薦浣故先勳戚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奈何對曰仁厚柔善年老只以地望坐鎮而已兵不畏將者多年久安之餘猝見紀律嚴明自相怨恟相與造謗若過五六朔則軍中必恨其來之晚國家安不安在此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曰予志堅定卿勿慮焉余嘗白于先君曰大人何以恃李公若此先君曰吾於丙子

之亂與李浣俱在陣中晝夜同處嘿察其倉卒間用心之際終非負 國家者是以知之深而薦之堅也 公私見聞 孝廟嘗臨筵慨歎曰人有恒言我國之人例多怯恟以丁丑兇山事見之則非軍卒之不精也實緣無良將也夫文官則莫如尚文武官則莫如尚武國家所取不出於此今則不然文官之如武弁者固已見輕武弁之如書生者方能見容若使武弁而好馳馬則人必以恃狂目之習尚可惟羊祜杜預之輕裘緩帶既不可復見則今世武弁之如書生者安能得力於行陣間乎又曰萬古最可惜者孰如宋高宗乎有將如岳飛而不用亦已非矣又何至於必殺而後已蓋痛慨之甚也 誌狀

兵制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

太祖置六衛

六衛即左右衛神虎

衛興威衛金吾衛千牛衛監門衛

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令民二十為

兵給田六十而免還其田

一丁給結

穆宗時加置鷹揚

龍虎二衛為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

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毅明以

降權臣執命兵柄下移勁兵悍卒皆屬私家卒至不振

然後始多方調發或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發四品

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為差國勢極蕩竟至於亡

柳馨遠隨錄

前朝時紅巾賊水渡鴨江直搗松京恭愍王避走安東合

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可見衰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 世宗朝遣柳廷顯崔潤德擊對馬岳發三南兵舡三百二十七艘舟師一萬七千人往返三朔大獲而歸今國家自經壬辰變後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舡僅九十餘復戰具水卒又不齊整可歎 芝峯說

前朝之亡家兵盛強國內屯田布滿列邑其弊不堪我太祖初定四方悉罷列邑屯田只存陰竹屯田一處而已今玉城之內武衛太盛割膏腴之壤以為屯田地部大屈租入日耗稅於衙門者十二三而亦不為實用餘皆屯有司之私財至於牙兵領於衙門兵曹不能管大萬之卒悉為私家徒役而以軍門之重郡邑不敢問無

異異國之人甚可駭也國日削弱在屯田度支日耗在

屯田逋逃淵藪在屯田衙門專利在屯田今日實惠莫

先於罷屯田 眉叟記言

高麗末不籍兵諸將各占為兵號曰牌記 恭靖朝臺省

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 東閣記

文宗朝親製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軍令

章標大閱儀九篇以教士卒又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

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將統有統將其下又

有統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脩具 歷代

宣廟嘗出幸見一小童在于下初以為觀光之兒更視之

則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曰如此兒童豈堪于戎之役

乎兵曹其黠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皆可還送待年入役也予寧失數千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幼穉者恐還鄉後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無幾矣

栗谷日記

宣廟癸巳還都設訓練都監柳西厓為都提調請得唐米一千石日給人二升以募軍人應募者四集堂相趙儆置一巨石令應募者先試力又令超越土牆一丈許人皆飢困中格者十之一二不久得數千人教為鉞鎗刀之技立哨官把總以領之分番直宿官中凡有罪行以此扈衛民心稍有恃

西厓集

宣廟甲午二月設訓練都監初平壤之復也 上問李提

督如松以前後勝敗之異提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教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出

上密令驛官購得都督麾下人命柳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暲為郎專掌賢問于天將衙門及還都遂設都監以柳成龍為都提調武臣趙儆為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晉李弘胄為郎募饑民數千人教戚氏三手鍊技之法又於外方置哨官或束伍軍毋論良民公私賤人選壯充額分遣教士于各道教鍊三手

砲射砍法技法

又於其年教鍊游擊

胡大受出來以教三手軍請來也

寶鑑

壬辰以前常時騎兵上番之數合二萬三千七百餘而各
有三保則共為九萬餘人步兵上番之數一萬六千二
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三萬二千餘名惣計十二萬二
千此乃平時上番騎步二色軍戶奉足之數也至如甲
士之上番者四千六百四十而各有二保則一萬三千
九百二十名定虜衛上番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各有
奉足二人則六千四百餘名別侍衛上番之數一千一
百十九而亦有奉足二人則亦合三千三百餘名而他
色軍不與焉此外有各司奴婢元數三萬七千餘名其
後以公賤役歇漸次增添其數不止於三萬七千矣此
外有各司諸貢合一千一百七十七戶而各有奉足二

人各司自隸合三十六百二十八名而各有奉足一人又
有掌樂院樂工七百樂生三百而各有奉足二人其亦
三千矣此乃平日各邑名數定額其間有流亡未充之
處而大槩則如此矣今於兵亂之後想存者無幾而若
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使為糧糶則其數將至十萬
餘石因於京城召募四方精勇之士勿論士族庶孽公
私賤有無役只取其勇力得一萬名分為五營營各二
千人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內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
壯固居重禦輕之勢得矣一萬名一年之糧乃四萬四
千石所餘數萬石別儲軍資為兵食之需不闕於戶曹
之經費則三年之後軍食不可勝用矣一萬名之軍亦

當分為二番每營恒留一千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
閑曠之地大脩農器農牛種子分屯作農如曹孫許下
屯田之法而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廣
矣

西歷甲午劄事竟不行

訓練都監自罷屯田印諸書鬻之為軍儲以安平大君所

寫刻為活字先印昌黎集又印弁州史纂

白沙集

闕內直宿將士自古以寅申巳亥日相替

並奉說

仁祖甲子始置御營使李延平貴首膺是命古募勇健教
以火砲速扈駕公山仍募近邑山尺之業砲者勿論公
私賤有無役務以精銳還都後屬之惣戎使使以環衛
其後漸益增加名額稍廣李完豐曙為提調具綾城仁

盧為大將設為一局專管教訓而將士之供猶出於地

部 孝宗壬辰以後始設軍營

騰錄

仁祖甲子李延平貴守松京募兵得二百六十餘名稱以
禦營軍至甲子正月 廟堂啓請李貴仍稱禦營使新
留守趙存性稱禦營副使本府中軍金昌陞為禦營中
軍本府前正字田大方稱為叅謀官使之更加募集脩局

騰錄

仁祖辛未曰騷屑徵諸道兵入衛御營軍則全數赴京資

木以八結収合

日月錄

丙子亂後各道潰散軍千把惣以上令各其道囚禁啓
聞旗隊以上定朔立撥束伍軍納綿布三十疋崔完城

鳴吉疏請潰卒徵布必有侵及隣族之弊宜允脩局調用等役之啓 澤川集

仁祖丙子夏上疏曰古者國有大變則有遍境出兵之法高麗士大夫亦從軍御敵今宜依倣古制參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為大律令然後正三品以上則補為將帥從六品以上則補為將官秩七品以下則補為朝士軍儒生補儒生軍武學補武學軍雜職諸衛市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為彌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子仰役者為限數除征

老病廢疾者除征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漢雜職之類募其不欲為兵者定數納物而免其征除征者給除征帖免征者給免征帖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京中則或脩扈從或從留管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京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濫也且以免征所納者留儲於各其府縣該司向管出入大數以為養兵之費其亦庶乎有用矣 澤堂集

仁祖丁丑設武科於南漢以酬守堞之勞赴舉者皆訓局砲手衛營軍京畿東伍軍之屬崔完城鳴吉在脩局啓曰今此錄名幾至七千砲射通訃則得中者將不下

數千是 國家一朝而坐失數千精兵臣意都監衛營軍則補為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其餘亦別立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待衛而仕路則聽自便軍官等苦役則勿許混侵但此時國儲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此輩全免赴防實為前所未有之恩典同是出身而勞逸不均令該曹量定朔數自備糧宿衛一巡後始依內三廳例給糧立番為宜 遲川集

孝宗甲午設置營將於三南鎮管邑東伍軍則自備馬銃者給復一結無馬銃者給復五十卜嶺南則給一保每年使捧糧米七斗有病則助其耕作至 甫廟癸亥還罷給復給保之規 脩局膳錄

孝宗丁酉始設營將於三南 顯宗乙巳又使營將皆無

討捕使 脩局膳錄

孝廟朝曾置禁軍至一千員而 顯廟辛亥還減以七百

為定額 息庵集

顯宗己亥十一月領相鄭太和曰扈衛廳之設初曰癸亥反正後危疑之際以勳臣為大將各率軍官八直扈衛矣今則雖無此輩禁衛不患單寡自在 先朝已有革罷之議大將所率軍官各二百人一年頒料三千餘石其於省費之道尤宜當罷自癸亥所設之廳則雖或仍存乙未追設兩廳則為先革罷宜矣諸大臣沈之源鄭維城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皆以為扈衛之設至今三

十七年別無得力之事徒費許多之廩罷之為宜

上曰不可猝然變通從容徐議之 倫局謄錄

顯宗庚子咸鏡監司上送崇義堡權管兵符政院考閱史
囊則各道權管兵符左隻皆有之而招問曾經權管者
則皆以為曾無佩符之事云倫局啓以權管乃是權差
之任與萬戶四品實職有異自前不給兵符必有所以
內上左隻雖未知創於何時不可因此而遂頒無前之
右隻 上從之 倫局謄錄

顯廟庚戌擬疏曰臣以訓局為憂而必欲變通者以廩養
之難繼也游惰而難用也驕悍而難制也 臣於去年陪

與相臣許積同坐於衙船之側矣許積之無為訓卒所
奪積親自呵禁而不聽遂請於李浣得其傳令然後及

止積方以大臣兼為訓局提調猶且如此况其餘乎且
流只令還其罪而已不敢正其罪其悍可知矣且於丁
卯四月十二日訓卒金禮正結同局二百許為壇於僧
房之後為文告天殺雞飲詛約來犯闕之際禮正醉刺
同黨一人而疑其人之上喪渠先告於大將申景樵即
就捕誅 仁廟特宥禮正之罪蓋此輩習知環衛虛實
門垣曲直且締結掖庭胥徒
以伺大內動靜故敢生此計 然變之不以漸則亦恐別
生他憂故臣以為有缺則勿補而移補於御營之軍如
有願歸鄉土者則亦聽之而俾從御營之役如此七八
年自然消磨盡變為御營之制然後分屬兩將如漢之
南北軍則宿弊可杜故臣敢以為請而 殿下幸賜聽
從今之訓局別隊之選所以為此也唯是任事之臣舉
事不審責效太速訓局元額之克定如故別隊并起名
雖變舊實則創新一猶難堪况今為二 元庵集

肅廟丙辰倫忘記總管巡將俱為無實予欲罷之令 廟
堂稟慶廟堂覆 啓以巡將監軍固為閑漫之任而至
於革罷事係變更舊章更當商確稟定矣 備局騰錄
肅廟辛酉晝講經筵李端夏言臣於修史時見故判書閔
應亨已亥間陳白之言誠合今日之用故錄一通以來
遂出諸袖中且讀且達蓋於 先朝遇灾荒時以務節
省減兵額等事陳白者也因奏曰 國家歲八僅十二
萬石而八萬石歸於養兵之需使國用常匱寧有是理
閔鼎重曰壬辰後 輦下訓局兵額不過三千至今日
漸至增益又有兵馬旗手御營軍等名額十三番雖畧
有減罷而五千兵則恒留 輦下今當酌定其堪為宿

衛之數然後汰減其餘則經費自不乏矣端夏又讀應
亨所陳外方兵政積弊之說曰東伍兵通計一國為二
十餘萬軍裝辦備之際多賣田業不能聊生今若擇其
丁壯為實兵而汰其餘為保則皆當為精兵常時輦轂
宿衛之兵以親臣領之不過三數千足矣 寶鑑

肅廟壬戌三月兼兵判金錫胄條上軍制變通節目訓局
軍兵五千七百名內當減者七百七名以其所減送于
別隊營部標下別隊軍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內分
為四部十六司八十哨餘三千二百一名并其資保當
為降保者六千四百二名精抄軍三千七百七十三名
內作為一部二十五哨餘四百二十三名并其資保當

為降保者八百四十六名精抄保人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名與元軍資保降保者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內六千五百九十五名納米仍屬五千八百七十九名還屬兵曹以別隊精抄兩色軍兵合為一營之制本營則補以禁衛營軍兵則補以禁衛別隊俾與七番禁軍騎步兵相配而分為十番十二朔輪回上番寶鑑次對時左相閔鼎重曰訓局軍兵徒費廩料與市人無別先王為此之慮設立訓局別隊欲為漸次加數上下輪番一如御營軍之制罷其元軍以省餉食之弊而未及變通矣若以精抄別隊合為一軍則訓局軍制終無變通之望一不便也我國軍門太多彌令不一有識者固

已憂之而又置一大軍門二不便也將兵之任得人為難既稱禁衛則當使本兵主管而本兵之長只擇其地望未必是曉解軍務之人且有數邇之患三不便也金錫胄曰先朝設立別隊之意臣亦知之苟能盡易長征作為更番自食保米不費國廩則可謂計之善者而以今訓局形勢則不可猝變以今朝廷論議則欲見速效不得不為此小變耳訓局元軍之減去者七百有奇則歲省料米六千七百八十餘石還于戶曹可無三手糧不足之患歲省衣布一百二十七疋同今為本局羨布可代戶曹中甸賞格之費精抄保還屬兵曹者五千八百七十餘名所捧布可二百三十五疋同此等小效實有

愈於全不變通矣且臣以長往為不可猝變者蓋更番之制例以兩朔為限一年之間當立六番每番之軍當滿五千五六三十合為三萬而三萬戶首之保又當為九萬三與九合都數為十二萬矣即今從何搜出十二萬閑丁乎砲手之類生長京輦人物伶俐裝束鮮明常時使用有勝於外方之軍臣以為訓局元軍不可盡罷也寶鑑

肅宗壬戌金錫胄請依先朝舊例令武士必經禁軍然後抄擇陞補內三廳從之寶鑑

肅廟癸亥御營大將尹趾完言本營兵馬七百餘名其數不多欲滿千騎而閑丁保人甚難得聞海西多括閑丁

請先劃給本營 上從之寶鑑

肅宗乙亥知經筵朴恭尚曰六鎮校生異於他道皆其地儒品故絕無避役投屬之事且此輩皆充城丁軍城操時則戰服攝立雖非汰降便是軍丁其落講汰定者亦無納布立番之事而都事必欲降定故校額日縮 聖廟將無守護之人聞閔西江邊校生皆有書劔齋之名出入番時例有試射之事故必三次不通然後始為降定去請與西邊一體定式 上從之備局謄錄

精抄軍者本摠戎廳所屬東伍軍中抽出而別其孺者也創設於 仁祖丙子年間經亂以後始為完局而無所屬處 仁祖辛巳始命屬之訓練都監 肅廟朝以此

軍變為禁衛營 倫局謄錄

自 仁祖甲子年間李曙為守禦使經紀南漢山城甲戌
沈完遠為守禦使曙以備局堂上兼山城句管之任丁
丑後以大臣為守禦上使又出副使皆在京句管而副
使則無論書密符 孝宗壬辰以廣州府尹兼守禦副
使而諭書密符則以其本兼防禦使故有之中間以從
事官坐次相爭罷之 肅宗庚申又為還兼副使癸亥
廟議以為守禦使之設衙門於京中事甚無謂遂罷守
禦使陞廣尹為留守以守禦使呂聖齊改為留守又置
經歷一員庚午又以留守秩高數遍不成軍門貌樣還
罷留守經歷更出守禦使在京摠領復設府尹兼副使

倫局謄錄

自古有國者皆以厲民而養兵至於危亡我國則以逸民
而困兵至於劣弱毋論古制只以今日南北二敵言之
倭人督使農民悉歛其穀以養其兵而農民則只食土
芋清人選八披甲則廩給豐厚九族賀慶此兵卒所以
精強者也我國疲殘傭丐之類無以得免於軍役有萬
般推剝之苦稍有氣力者巧避簽丁得終身逍遊之樂
今不能一變舊制使民樂充軍伍則雖於前額減九而
存一必無得精之理中外軍兵中唯訓局兵以廩厚之
故稍勝御禁兩營兩營兵以上番給糧且免束伍烟役
之故次於訓局 藻泉集

鍊武詰戎

世宗丙午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冑扈從大駕
八幄次兵曹放信砲 王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入就
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諸軍於前日結陣壇前有項
上被金甲登壇 王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
六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俱於壇前分立吹大
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角應之於是放砲鼓噪或變陣
挑戰相為勝負之形凡百次變陣而罷軍數則六千六
百餘名也 東閣記

成宗己亥奉帝勅遣尹弼商金嶠征建州衛野人領兵四
千直擣巢穴 上念從征將士寒苦不御耳掩有日曰

大妃命還御國朝謨烈

成宗下書永安道節度使曰予嘗讀詩伯也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茅語其戍邊者室家思念之苦如此自壬子二月以前赴防者鎮將親子外並適還國朝謨烈

壬辰倭寇時李鎰將出師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取選兵茶閱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無可遣者李鎰受命三日不能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金沃隨後領去時左議政柳成龍在賓廳謂同列曰叔獻每欲鍊兵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擾民到今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再造藩邦志

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然也宣廟朝命武臣依中朝不許牽馬至令法司糾劾未一兩月而止我國禁令之不行每如此諺曰高麗公事只三日者信矣芝峯說

仁祖乙酉出司僕寺木花一千五百斤去核八送于北邊分給戍卒之尤甚呼寒者備局謄錄

奴賊遠技不過弓矢而皮弦木筈所及不過六七十步之間惟以鐵騎奔馳衝突躡躡無不潰敗鳥銃極是遠技而藏故甚遲若非憑城據險則難以措手平原曷地決非與鐵騎角勝之兇雖以倭賊之善砲稷山之戰解惣兵以鐵騎蹂之此其驗也上年深河之戰我軍專恃砲

手當其衝突未及再截而賊騎已入陣中矣賊之甲冑極其堅緻除非強弓必不能貫穿於百步之外若至薄近勢不可遏今宜射夫鍊習必以百二十步洞穿鐵札為式且此賊最畏片箭能及遠穿甲故也臣於陣上目覩武人多不勝介冑左右支柱殆難以運動是雖甲冑製造之不便實常日不習之致自今後令武人試才射矢馳馬必具甲冑而行之則習之有素而庶乎臨陣賈勇也

建州聞見錄

歐陽公原弊論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而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余觀

近代將兵諸臣愛護軍卒若保嬰兒雖其軍門有事雇人任使坊民雜役一並減除輦下士一朔勞役不過三度習陣而已以此或當 大駕展謁 陵寢則雖如宣靖陵之近喘汗股慄亦有道間顛仆者蓋以平日安卧其家未嘗勞其筋力故也又况三軍門軍兵有犯禁被捉及作挈閭巷者法司欲依律科罪則主將多般周旋期於脫出其平日驕送如是而脫有緩急可望荷戈疾走冒死赴敵乎蓋其愛護非為撫恤意在干譽不思遠慮壬丙之事可為龜鑑而弊習已痼矯革無日可慨

壽谷集

李知事汝毅為御營大將也軍中施賞甚薄人或以太慳

為言公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激勸公私見聞
徐判書必遠之判兵曹也引詩交韉二弓之義使將士皆

佩二弓晦隱集

肅廟壬戌八月晝講下教曰今年風水二灾振古所無考
見政院日記乙亥七月十三日大風丙子兵起其時選臣
洪瑞鳳趙緯韓奏曰曾在辛卯年七月大風十朔之內
有壬辰之兵以此觀之辛卯乙亥俱為已往之明驗冥
應之必如前日雖未可知而脫有事變則糧糶最重江
都南漢之穀移轉列邑趨未收捧事甚可慮或以戶曹
所儲綿布出賣作米或以他道別樣措置充滿糧糶之
意言于大臣寶鑑

肅廟甲子受灸時教曰武臣當以射藝為先而近來秩高
武臣以射藝為羞恥事不肯諱習故每於朔試射時中
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鳥銃亦兵家之長技而武人
輩以為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 仁廟嘗令兩局大將
放砲於御前亦出於勸課之意也 孝廟亦嘗下教于
柳赫然曰祖大壽指常着决决與指便合為一彼大將
尚猶如此我國武人則爵秩稍高便弛射藝良可痛歎
云今別為申教之後堂上武人依舊少中則當別樣警
責矣寶鑑

肅宗癸未下教曰都城至近之地虎豹恣行虎者兵象綱
繆之策不可少緩分付將兵之臣各別舉行寶鑑

肅宗丙申賜角弓箭竹雉羽等物於內三廳武臣下教曰
予素愛恤武士春秋必親臨試才矣一疾支離累年不
行今以弓子箭竹賜之其勿拋藝來頭如得聞歌當招見
試才矣武士莫不感泣寶鑑

孝廟嘗語臣時烈以為予欲有為所可得力者專在武人然
今之名士宰相踐踏武人如奴隸使其怨心盈腹又求丐
於武人如寒乞兒狀使之輕侮以怨且侮之人其肯為朝
廷盡死哉卿須知予意密諭諸武人使之可惡可侮
不在於予期於予同事可也尤庵集

征討

世宗己亥倭寇庇仁又圍節制使李思儉於海州延平串
思儉遺米酒得免 上以領議政柳廷顯為三道都統
使叅贊崔潤德為三軍節制使長川君李從茂為三軍
都體察使督三南下番甲士別裨侍衛裨及守城軍營
屬才人水尺閑良人民鄉吏日守兩班中有能騎艇者
命邀歸路 上及上王幸漢江餞之從茂率九節制使
以六月庚寅發巨濟馬山浦艇凡二百二十七艘卒凡一
萬七千二百八十餘賫六十五日糧癸巳泊對馬島分
道搜捕奪賊艇大小百二十九艘焚賊戶一千九百餘
家斬獲亦多左節制朴宗輕進敗績七月丙午還泊巨濟

上幸樂天亭迎慰

仙畢齋
彙尊錄

世宗癸丑婆豬江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間近剽掠人民而去上以崔潤德為平安道都節制使往討之四月潤德會平安道軍馬一萬黃海道軍馬五千于江界府分軍令中軍節制李順蒙向李湍往寨里左節制崔海山向車餘等處右節制李恪向馬邊等處李澄石向兀刺等處金孝誠向林哈刺又毋寨里洪師錫向入里等處潤德直趨林哈刺等寨里斬獲四百餘人得牛馬百餘頭凱還命知申事近慰上御勤政殿宴慰之親執酌賜潤德等又命世子行酒令潤德勿起受酒陸拜右

議政

李爛西征錄

世祖丁亥吉州人前府使李施愛謀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觀察使申昞遣其黨賫書來達上命龜城君浚為都檢使曹錫文為副陸魚世恭為本道觀察使起復許琮為節制使康純魚有沼為大將往討之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乘高據險我軍不得上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著青衣混草木色別由海曲繞出上峯俯瞰鼓噪颯下軍亦蟻浮而上賊遂潰施愛還走吉州欲入虜中本州人許由禮諭賊備李珠黃生等禽施愛來降斬于陣前傳首京師

東閣記

世祖丁亥皇上有夾攻建州三衛野人之命時新平李施愛上命魚有沼及康純南怡等回軍赴之有沼直搃

巢穴斬馘無筭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
魚某滅建州而還天兵後到見白書聞于帝帝嘉之降
勅賜銀五百兩緞絹各四疋 成宗己亥又曰天朝命
令右議政尹弼商領偏師往征建州衛大捷中朝降詔

褒美 東閣記

成宗辛亥尼麻車野人寇邊殺鎮將以許琮為都元帥
李季全為副元帥發六道步騎二萬十月渡豆滿江踰
鬱地嶺至賊巢賊已知幾逃匿遂焚蕩廬室捕斬男女
各一以十一月還渡江 國朝典謨

明宗朝黃海道強賊林巨正揚州白丁也自圻甸至海西
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搜捕輒先遁通以此橫行無

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
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踪跡宣傳官往九月
山見其跡以為出而徑還朝廷又使長淵豐川等四五
武倅領兵往捕聚于瑞興賊乘高俯瞰亂矢如雨官軍
皆潰自後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絕或言賊黨充滿都城
朝廷令五部計戶作統以譏察之以南致勤為討捕使
往討之賊八九月山勢漸窮賊巨正越壑而逃致勤盡
殺民丁作人城自文化至載寧一戶一幕箇口搜探巨
正奪騎軍士馬向山後去擾攘之間初不知為賊魁其黨
之先投降者徐林遙呼曰賊也遂亂箭射之 寄齋
樵記

明宗乙卯倭賊六十餘艘來寇陷於蘭達梁兵營康津靈

巖郡守李德堅被擄兵使元績敗死長興府使韓蘊城陷死監司金溥急召全州府尹李潤慶使守靈巖朝廷以李公浚慶為都元帥沈守慶金貴榮為從事官金景錫南致勤為左右防禦使進駐光州羅州賊圍靈巖城中嘗夜驚潤慶張燭出大廳戒勿虛動久而乃定浚慶以書勅出城潤慶勅毋納再來使射之遂不復來潤慶先伏弩且設菱鉄於道使才人畫着絲服踴踊為呈才之狀賊張翼而追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鉄不敢深入列隊而出爭觀優戲南致勤等分軍為兩翼掩其不意盡殲之自後不敢更犯

寄齋雜記

鞠景仁會寧土兵也壬辰之變叛據府城與鏡城鞠世必

等執二王子及宰臣金貴榮黃廷或迎款于賊清正拜景仁為判刑使制北路即我國之節度使也時評事鄭文孚為賊射中浮寄民間鏡城儒生池達源等往請文孚同為起兵招募勇士姜文佑等斬世必復鏡城會寧校生吳允迪申世浚等聞之亦討斬景仁

涪溪記聞

仁祖辛巳清人徵兵以柳琳為上將發五道御營軍一千名火兵五百名入送瀋陽下三道則每十結五十八員收布一匹江原道則每二十結收布一疋合收木八百二十同每軍各給資裝木十二匹又以每七十疋買馬一匹軍兵資裝之外各給復戶一結又給妻子奉足一名使為回還間薪水之資

備局曆錄

修攘

原州興元站乃倭人水路往來之處也站居水夫李一貞私奴元有功等能通倭語余問曰倭奴入寇之由汝已先知乎荅曰豈不知乎己丑春倭使平調淵向京將食于站亭以酒飯不如式結縛下人都事捉去鄉通事倭使大怒曰吾輩所食乃會訃減錄之物吾欲如式而都事之出位侵凌如此遂推菜不食招謂我等曰我國之欲害汝國非由我也乃汝國之多失也我國造舡鑄劍為長駟訃已三十年明年國王使出耒則必於三四年內當大舉入耒國王使之來多請鷹犬與雜物皆探試汝國之深賤也我國用刑非如爾國之笞杖小有失則

即浙頭盛盤而示衆故各自力戰汝國萬無枝梧之理
如聞大兵渡海汝等宜深避於吾輩未能往之處可也
吾等告其語於牧使金續光牧使以為妄而叱之其年
倭使出未多求鷹犬茅四年壬辰賊兵渡海處上焚掠
一如調淵之言 松窩雜記
中朝人許儀後被擄在日本壬辰年前知倭奴將入寇密
報于天朝其言日本用兵之事曰多張旗幟以壓敵氣
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
之勝則長駟不顧敗則喪胆亂奔長於陸戰惟知亂殺
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假和詐降以敗敵國善等城圍以
陷敵城最懼急攻惟善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

養威其舡隻又最不便廣面尖底難以動搖甚易攻也
以已驗者觀之此言皆是壬辰以後我國舟師能用少
擊衆所向皆捷以此故也 芝峯說

仁祖丁卯正月與虜講和五月胡差劉海領數千兵與質
子原昌君出來置軍兵于中路率家丁數百直到京城
命宰臣迎于門外海以自 上不為親臨怒詬之狀目
不忍見 上不得已接見設酌酒酣海願與天顏相接
適口 上問姜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一適則平生不
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與 上扣背又
問弘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 續雜錄
丁卯講和之後彼此信使往來不絕丙子春武宰李廓羅

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弘他時僭稱皇帝劫使廓等忝賀班廓等抵死不從差胡等歐碎廓等衣冠盡破終不八馬將還以汗答書稱皇帝留置通遠堡胡人處而未平安監司洪命者以廓等初受金汗僭號之書請梟示境上三司俱發館學亦陳疏是年春末龍骨大馬夫大兩將補以仁烈王后帛祭而未金國十五子致書于主上蓋陳僭號之事欲使和好不絕且及廓等不叅賀班之非此乃探我國之意館伴李溟朴魯陰知日後之有禍而只恐得罪時議凡待虜之際一切慢忽簿略兩將所帶蒙古人即所新服者欲使我國厚待以為誇張之地而朝廷特以從胡待之以失其心且

謂人臣不敢致書於國君十五子之書終不拆見曾在仁祖大妃之喪胡將之來吊也許令殿上設祭今則稱以殿宇偏側設幄禁川橋使之致祭及其行禮風吹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於是日都監砲手私習後苑皆會闕下而宿衛禁軍亦當相廝曰虜使在闕各持戎器俱在幕後帳開之際虜使疑其蔽兵顛倒出去其時洪翼漢上疏請斬虜使館學又上疏胡將等窺知其機益生疑懼破関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閭巷兒童爭相投石京城為之震動廟堂始為惶恟發遣宰臣乞留相續於道胡將終不八來自上即下教八道諭以斥和之意西路責去諭旨為胡將所奪終為執

言之端朝廷以廓等潛置汗書於中途虜必不知使宣
傳官到灣上移檄瀋陽為通此意斥和之疏逐日沓至
大諫尹煌請焚江都行官吏叅鄭蘊請進駐松都叅議
金德誠請進駐平壤最後送小譯以探虜意金汗答書
曰貴國多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
捍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壘
為國乎貴國所論者儒臣其可揮筆却之耶其時中
朝監軍黃孫茂移咨朝廷曰見貴國人心兇械決難當
彼強寇勿絕羈縻之計去 丙子錄
仁祖丙子尹八松煌上疏以為今日沮興發之意者無他
以有江都故也 君上以姑息退避為心而欲令臣民

樂赴湯火不亦難乎而議者乃曰當置君父於萬全然
後國事可為臣以為速撤江都糧械輸之西路且焚行
宮不以為歸然後國勢可振人心大定此真所以為君
父萬全之計也頃日鄭蘊請 殿下進駐開城臣猶以
開城為近莫若進駐平壤之為善也倘以保江都者為
保平壤之計則為 殿下臣子者孰敢有苟活之心哉

尤菴集

仁祖戊寅冬余以書狀官赴瀋我國人丁卯被擄者以買
賣事到館中來見即大王貴英介家丁也其人言汗若
從大王之言則朝鮮不被兵矣丙子斥和之後汗會諸
王議東搶事大王獨以為不可曰朝鮮區區守禮義而

衰弱之國也今姑置之專意西事得以成功則不勞發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雖空國而西彼無氣力必不敢踴我後也以我兵力蹂躪不難而但本國山多野少道路甚險且有砲技恐或損我馬兵不如不伐汗然其計而九王及龍馬二將力勸動兵云余見所謂大王者身長九尺餘狀貌雄偉真深沉有大畧者也菊堂俳語仁祖癸未鄭胡會壽請陞其本鄉殷山縣邑彌倫局啓以瑞興縣世宗朝因尹鳳之請陞為府鄭也嘗聞此言援例為請今既依願陞彌則郡府之間不甚闊重請依舊例陞府上許之倫局謄錄

孝宗末年請譯某隨使行赴燕未及燕京二日於站上有

年老清人秣馬者呼而語之曰我是巡邊使者也纔從爾國境來豈無所聞汝國方有意大國多所經營何其不自量甚耶清譯曰實無是事指天為誓清人曰吾已稔聞矣汝言吾不信之皇明不幸運盡於闖賊清人滅闖賊而有天下清人雖夷狄賴天之助至此耳汝國國小力弱故奉正朔送使進貢孰不知其出於畏天之途也汝國耻事夷君為大明伸大義於天下者名非不正意非不好而以汝國兵力其能抗大國氣勢乎汝國蛟蛇也大國銅柱也其可動搖乎汝國視大國如此則陪臣亦將效而崩此心吾恐大國不可滅而禍變起於域內國遂以亡高麗末汝國始祖王回軍事又可戒也清

譯素椎櫟無識不知其言之有心而認為狂人謔語不
告于使臣人無知之者同行漢譯趙東立臨沒始言之
目錄

若使我國上下之心必有為明朝致死之心則自丁卯至
丙子十年之間其為自強之策必有可觀而非但無一
籌之展至於丁卯姜弘立之挾虜八寇也我國宰臣送
書于弘立請其緩兵乃以兄稱之及清人之以弘立還
我也非但不正其降虜陷軍之罪乃差脩局提調使與
論軍國之政以悅虜人之心由此言之丁卯之和亦終
歸於目前之乞憐非出於將以有為也葉泉集
我國機事不密丁卯之亂臺諫至以夜斫虜營發啓以請

此豈臺啓之事乎至今以為笑故機秘之事雖承旨內
官亦不必叅聞者昆侖集
遲川集

邊備

睿宗廟徐達城居正為慶尚忠清道軍巡察使時兵曹請
刊銃筒鑄成放砲令巡察使頒給沿海各官隸習居正
曰火藥出於倭地我境與彼密通况三浦之倭雜處恐
或奸細之民潛通流入彼土非國家深計也 上曰此

言甚當

日月錄

宣廟癸未尼胡之變募庶孽八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
貴人之弟也以木綿質粟於塞下觀察使李陽元以為
募粟之策專為移粟而今公諒質塞上之粟與募穀本
意相左 上俞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爭荷潭錄
倭之竊發寇抄者自五嶽得東南風至三嶽經宿過仙山

島直抵古今島加里浦等處自對馬島得東北風至蓮
花欲智兩島之間經宿直抵南海彌助項防踏等處此
其賊倭入寇全羅之熟路而所謂蓮花欲智政與慶尚
右水營烟臺通望無碍故五島之賊過三島仙山而犯古
今島者常出於不虞馬島之賊過蓮花欲智而犯南海等
處者常為我覺唯是自馬島抵釜山得正東風則一帆便
到

白沙集

京畿水營在南陽花梁距京頗遠所屬水軍遠在驪州利
川砥平之間聞變調集勢未易聚宜令水使進駐於江
華德浦等處稍近京城以便調進江華喬桐水陸軍姑令
合屬舟師此乃自居其處之軍實無往來之勞一聞徵

召朝發夕至其呂州利川砥平遠地山郡之民姑屬於
娑娑城以防上流則民情兩便事亦無濟

西厓丁酉劄

東晉與南宋立國江左一也而晉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
不能以禦蒙古何也蓋晉則有藩鎮之制合數郡而置
一大鎮使大將領之兵力不分故其勢足以當一方之
賊如桓冲陶侃之流皆控制千里宋於立國之初罷藩
鎮而悉為郡縣其表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破至
一縣一縣破故汪立信請以江淮諸郡合為四大鎮而盡
出內地之兵并力禦胡我朝鎮管之制大槩有此意京
畿有四鎮管水原廣州二鎮在漢江之南而為其門戶
揚州在國都之左以蔽東北長湍在其後專備北方江

華喬桐二邑以在海中故無所隸屬而使之專力於防
海忠清道四鎮管忠州據兩嶺之會護衛上流清州稍
南而脩秋豐黃澗金山之路公州正當湖南之衝而洪
州脩禦西海江原道原州則與忠州為犄角輔車之勢
淮陽則當北路內與揚州相倚外防鈇閔江陵則合海
邊之邑脩禦東海推之他道莫不皆然宗軍政之大綱
禦侮之良策也我國都城以漢水為固然若忠州有失
則賊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建瓴不可防守若忠州無
故則賊雖來而當從下流其勢稍緩故忠州之重與京
城相等西厓己未劄

尚成安震每憂義州界連夷漢而襟抱䟽濶自古中原有

難我國必與受其害遠則衛滿近則紅巾可見矣前古
有懲於此一境設巨鎮三四以防之若隣州抱川義州
是也今則只置義州而防禦虛弱又無城塹以闔之若
鐵騎乘冰其將何以國家設長城價布專為是也吾之
等城箭串為江邊而為之兆也有志未就尋常恨之清

江瓊記

光海已酉設白翎鎮白翎為島政當西大洋海浪賊作耗
我國者必潛泊此島樵汲候風始入內洋窈發於海西
或得正西風向南而下八湖西南蓋其島東西可五十
餘里南北可四十里周走而迴三日乃盡中有巨港曰
深隱浦長幾二十里可安鹽盆數十窩又有鹽水浦亦

可數里而宜盭盆地勢中陷而高四無所得東連江華
西對椒嶽西北與長山串正對白沙建議以廣巖阿郎
兩鎮合設為堂上僉使管轄長淵許沙等官與所江僉
使同為沿海東西舟師大將

白沙集

仁祖癸亥八月予以修撰拜義州府尹言於備局諸宰曰
我久竄邊塞備知邊上事情邊城門外即賊境無斥候
烽火可報敵來敵以晝至則城門不及閉夜至則城上
一矢不及發也激厲士卒登陴驚夜乃聞變之事若常
責於士卒則非惟人所不堪亦不能矣使我守安州則
聞敵到義州之報而為城守之備足以拒敵朝廷之命
我欲守之也我知其不可守而強赴使國家敗亡之禍

出於我則是負朝廷也吳相允謙深以予言為然遂得
遍丁卯虜兵到義州由水門而入殺登陴士卒然後城

中始覺城遂陷

荷潭錄

仁祖丙子尹八松煌上疏以為外方束伍皆是農民而京
砲送邊者甚少緩急決難得力若分為二番督守邊城
則似是得策而朝廷每以宿衛為言此則不然邊城既
破之後則安用宿衛為哉果以宿衛為重則士大夫子
弟亦可以為之臣曾以為臣之八子皆可以充備去

菴集

崔逢川鳴吉自潘還時義州府尹缺黃公一皓新差公以
為黃公有才望而志大機疎當邊境有事之日慮有生

事之患遂自備局陳啓論之有去黃一皓雖有才智思
欠縝密臣之所見金述似可而業已差出試可無妨終
不無區々之慮黃公果以事挑怒清人至被慘禍崑崙集
仁祖壬午承旨洪錫請等統營城使帥臣臨急入守時嶺
伯林判書璋以為故名臣李德馨李恒福韓浚謙等因
忠武公李舜臣閑山前洋把守事已有制置成美今不
可挽易又以為水將不可使取便登陸以啓徵倖之路
宜復設從事官於統營俾令彈壓議遂寢謚狀
日本在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首接
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泊湖南何
嘗有常虞也以壬辰年始下釜山故專以釜山為受敵之

常處乙卯之鹿島靈巖何為南寇落帆之所耶 備局謄錄

連州之山始於白頭自東趨西水亦西流奴城在兩水間頗

有形勢奴城之水經者凡城八於三义河遠也老江會

婆提江入於鴨綠江在理自昌城至奴城四百餘里其

間拜東葛嶺牛尾嶺極峻阻自滿浦至奴城四百四十餘

里其間有萬遮嶺婆提江自會寧至奴城路過白頭山

外三慮數千餘里距瀋陽百餘里遼東二百二十里云建

州聞見錄

李公浣在北營一日夜深 孝廟忽遣隸僮召公遂從後

苑入於卧内 上曰設若事變急遽如丙子冬則卿當

扈予於江都若軍未濟渡而賊兵在後則將奈何對曰

臣嘗造大帑約盛二十斗者累千人持其一行則帶之於腰住則掘土盛貯連綁三帑作為一堞隨地形排布則其高幾至一丈其周足以自衛其掘土處又作深坎如此則住兵原野可以禦賊 上曰此奇制也 尤菴別集

孝宗庚寅兵曹叅判李晏曰慶尚左兵營僻處蔚山海隅距東萊不過數息之地而與安東鎮管列邑相去四五日程脫有事憂其能合集軍兵遮截直路乎或云可移設於永川或云可等城於華山而移設之蓋華山在新寧縣北與架山城對峙矣廟堂防之 倫局謄錄

三陟之三陟浦置僉使平海之越松浦置萬戶皆等城於海邊而無戰艦兵艦 孝廟朝議者或以為旣皆內地

又不如前時之倭艦頻到可無他虞草之宜當命圖進地形傳曰風景甚好不必葺也 晦隱集

肅廟戊午黃海監司權脩疏陳閔防利害曰臣遍觀道內山城則如海州之首陽文化之九月載寧之長壽瑞興之大峴巖阻險狹而僻在山峽即所謂山塢避兵之處決非固圍禦敵之要害也唯正方城右聯洞仙之嶺左枕棘城之路最據形勝之便然由閔西通本道者有六條路洞仙為直路南有棘城北有慈悲嶺板籍院塞牆寒南等閔隘洞仙狹阻峻仄若以數千精卒置其中十萬之師無所用其衆果能守此則其勢必向棘城北方山麓迤為平岡南走押八海倉浦邊延康可五里古人

等城守禦處又自黃州東北行數十里路分兩歧由鯉魚淵踰慈悲嶺達于瑞興此一歧也由板籍院趨遂安此又一歧也慈悲嶺今已榛塞險澁人馬難行板籍院路口稍濶且無橫攔之嶺必等堡立柵以守其隘然而敵行數十里山峽無人之境猝遇堅城不敢久頓而仰攻也決矣塞牆在三登祥原之界兩崖挾束巉巖嚴三十里必行石穴中易守而難過寒南在陽德地界危險殊絕守以羸卒數百則雖使鄧艾更生亦未易過軍也外此則惟有踰薛罕嶺入咸鏡地境而已其中棘城地平無阻面濶難守必須峻墉深塹設為重險然後敵無統出背後之患矣閔西路達甚雜賊來多歧金川青石

谷雖曰天險迤北趨東轉入兔山之界則大逕小路不可勝守今欲為守閔拒敵之計無過洞仙一帶而周防費力亦莫重於棘城一路也壬戌以蒜山黑橋兩鎮合為一鎮移置棘城陞為蒜山僉使黃州鳳山各捐田二百結以資之 寶鑑

肅廟朝兵判南九萬請於廢四郡 閔延茂昌 設置四鎮已令差出邊將大司諫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橫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路阻絕今若置鎮則當伐木通道反開賊路且土地闕則貂參之路絕矣必多犯越之患而重峯疊嶂四塞不通欲設烽燧其路無由皆不便之端也九萬曰北路貂參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至已累百

年其利不絕今雖置四郡豈至一朝斷絕乎江邊往來之路非一二則賊來豈必由四郡乎右相金錫胄請先置二僉使觀勢加設遂命設茂昌慈城二鎮寶鑑

祖宗朝常以大臣兼北路都體察使如皇甫仁申叔舟韓明澮輩承命北巡非以一再黃喜以七十之年巡歷窮荒無遠不到中葉以降此事雖廢又別置巡邊使於北道寄以邊事 宣祖朝鄭彥信為巡邊使留鎮北道至七年之久是以邊民疾苦無不遵達於上朝廷德意得以宣布於下列郡諸鎮有所憚而不敢自恣且 祖宗朝北兵使多以秩高文臣差遣 世宗朝許琮再為北兵使 成宗朝鄭蘭宗綏遍本道方伯旋授北兵使方

畧籌策至今流傳固邊禦侮之才可見不係於文武而猶可以少洗饕餮虐之風矣又聞 世祖朝討平李施愛遂分為南北道以觀察使魚世恭移拜北道觀察使北路之事今欲寔通則有三策焉分置北道觀察使仍兼北兵使此若不便則以文臣為北兵使兼巡邊使委以軍民之政畀以黜陟之權此若不便則設巡察使行營於城津鎮如北兵使冬月入駐鍾城行營之制則民情不至阻滯郡邑有所嚴憚且方伯既還本營時則別設巡察使從事官或擇差都事使之常留駐於此以時巡歷六鎮凡係邊情民瘼及守令邊將之治行隨所採訪轉報方伯則豈不大有益也 文谷集

六鎮處我極北每有藩胡侵軼之患朝廷遂推行五衛之制使六邑之倅各自為衛將以守其地使六邑之治各自為城濠以八其人民蓋以邊上事勢與內地不同不如此則官不得保其民民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故也壬辰以後柳相成龍始用束伍之法以鍊諸道軍兵而亦知六鎮形便異於諸道獨不寢五衛之制其後金汝水為北道兵使請設營將凡六鎮及各鎮堡軍兵出武之類并皆編為束伍屬之營將而為府使僉萬戶者既失所領踰亡如客六鎮之勢駸亡至於散落危弱今計必須盡復六鎮之舊制使以其兵各守其城土地人民庶相依保而一衛受敵則四衛出兵相救使如常山率然

之勢則大益於保邊制敵之要矣至於僉萬鎮堡皆有山嶂嶺戍之所而所領多者不過數十名小則七八名此可以報警行堞不可以作戰禦敵或依舊制撤入於地方城子或率士卒往隸於節度麾下而兵使亦必詳度緩急或令駐札隘口或使馳赴軍前為宜輸城屈山以武弁之習兵事者為其察訪就驛卒中抄得精壯團束訓練亦合機宜

息菴議

鴨綠以南清川以北各邑皆有山城義州之白馬龍川之龍骨鐵山之雲暗宣川之鈿山郭山定州之凌漢嘉山之曉星皆是擇險據要不可不固守者也

息菴集

邊禁

宣祖甲戌中國設堡于長甸子距義州二十餘里居民將
抵鴨綠江大司諫李珥謂同僚曰華人與我民相雜則
必多後患乃啓曰中朝設鎮蔓延開墾則將至於與我
國人煙相接物貨相通必惹起事端况飢饉荐臻必流
移投八獫虜侵寇必求救嫁禍後日之憂庸有紀極宜
別遣使臣以誠息奏聞請止之答曰奏聞事予以為難
而大臣承文院議處廷議皆以為中國設鎮非我所能
止况於我國甚便何可止之乎皆笑諫院之誤啓厥後
侵耕漸近遂為平安道之虞

栗谷日記

深河之役李民寔以姜弘立從事官被擄在奴城時聞諸

軍卒之說則曰渠見一老胡能通我國言語者曰我是京城居兩班鄭姓人已丑年鄭汝立之獄逃來于此生四子皆為軍兵云又聞會寧人金凡等二名以作賊逃入胡中以居云

建州聞見錄

肅廟庚午領議政權大運曰自北路出來清馬雖不合於內厰所用而將士得以騎之此則不必嚴禁矣 上曰子意亦然北來清馬勿為嚴禁

倫局謄錄

肅宗戊子左議政李 曰自乙丑生變之後無論我境一切嚴禁採參其後補以拾橡而許採俾得資生本官亦不無收稅之事而朝家知而不知者久矣至于上年戶曹始有實參江界之舉便是朝家之所已許者而私商

之往八江界者宜加管束以絕其潛賣北京之路自今為始私商入去時必令受戶曹帖文或自戶曹成送帖文於松都閔西等處使之分給願受者後成冊上送于本曹且令江界考其帖文而許入境內錄其所實而粘付元帖以其都數成冊上送於本曹自本曹以此叅酌下送於倭館其餘又為 國內需用之資則倭人必喜參貨之流入戶曹不患需用之不足而灣上潛商之路亦可自至於斷絕矣 上曰大利所在固為難防而今姑試之以觀前頭

倫局謄錄

肅宗壬辰領議政徐宗泰曰今番信使之行見我國書籍流入倭國者頗多其中懲惡必錄亦入去云此書即故相

臣柳成龍記壬辰事者而 國家被兵初軍制之虧疎
凡百國事無所不錄豈可使倭人見之如文集雖異於
史書而疏劄所論無非 國家事皆當一禁去者誠如筵
臣吳命恒所達至於閑漫文集與星曆卜筮等雜書且
自中朝以來書籍則似不當一例禁斷自今定式如史
乘及文集一切嚴禁潛賣現發者以潛商律論斷如何
上曰當初元無書籍之禁故有此流入之弊除中原書冊
外 國家文籍並為嚴禁如有現發者隨其書之輕重
稟旨勘罪宜矣 倫局騰錄

烽燧

木覓山烽燧東茅一准永安道江原道來揚州峨嵋山烽
燧茅二准慶尚道來廣州穿川嶺烽燧茅三准平安道
陸路來母岳東峯烽燧茅四准平安道黃海道海路來
母岳西峯烽燧茅五准忠清道全羅道來陽川開花山
烽燧平時一炬賊現形則二炬近境則三炬犯境則四
炬接戰則五炬 大典

京都五烽茅一路則每不至固可寒心而至如各邑烽燧
之報元不致察每朔末則文狀中列書日子而不填陰
晴使該吏持進監兵營一依營錄書填而已某路之烽
絕於某處漫無可考烽軍不能聊生逃躲相縉愚意今

世善居山者莫如僧而寺剝遍一國百姓逃賦毫無所
裨於國若於各邑烽山許建一小寺除其寺役專管烽
燧設僧將一人給斗料使之不得出於雲浮而又以本
官鄉所或軍官為別將以句管馬則烽軍苦役庶不及
民而報警之道自專一矣

海齋集

軍器

我國本無火藥前朝末有唐高李元舡到開城禮城江寄
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李元教
以煮焰硝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宣始於是倭犯瑯嶼
鄭地舡載火藥攻之賊大敗而去是時焰硝甚貴國初
軍器寺只有火藥六斤後逐年加備壬辰慶前庫有大
藥二萬七千斤及倭賊入京城中之民先焚軍器寺與
他器械一夕煨燼矣大駕還都稍上措備有一萬
餘斤及蔚山之役取用幾盡 西庄集

火砲不知始於何時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以為火藥藏銅
鐵中點放始於近世而至去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

之兵冠戚將軍絃光紀效新書亦以鳥銃為神冠去我國之人素彌善射而前世倭但以長鎗短刃來寇我以弓矢制之於數十步之外而有餘至於守城尤稱我國所長者亦以我有弓矢之技而賊之所恃皆短無與我相敵者也及壬辰之變內外靡然雖出於昇平百年民不知兵而實由於倭賊有鳥銃之利能及於數百步外弓矢莫能與之相較故耳我國軍器寺元有天地玄黃字大砲又以次漸殺至盈昊字小砲又有金墀所製勝字大中小三樣銃又有震天雷等砲而亂後散失殆盡自天兵攻破平壤倭賊以大砲攻城其類有大將軍佛狼機霹靂砲子母等砲火箭百字銃皆其利器而鳥銃

則得於倭陣者為多遂令匠人依樣鑄造 西厓集

宣廟朝留意戎備年二發遣御史于諸道揀閱軍器郡邑騷然競治槍刀弓箭羅列于前以求能名先是各邑武庫皆在客舍之外至是守令之要譽者新造於東軒庭內正與上房相對盛加丹牘窓戶玲瓏刻畫見之如神不數年轉相慕效無不然矣而於軍民利病操練得失將帥能否地形險易未嘗一問及焉蓋事未至而先戒者 聖智之獨見也為其末而失其本羣臣之不善奉行也噫 西厓集

宣廟癸巳余募得京中人七十餘名令軍官二人統之分為二隊送于南將駱叅將尚志陣下請學南方技藝鳥

銃管筧長鎗用鈞等事駱公發營中南校十人分教之
公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鈞用槍而教之甚勤此我國
訓練之所由起也 西厓集

烏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而倭奴學得其制於呂宋之國
壬辰變始為兵器我國人驟見而遇之輒死寧不駭
散倭奴雖慣戰輕進其取勝實在於此 芝峯說

肅廟乙酉守禦使閔鎮厚新設焰硝廳陳稟取用慶德宮
空闕賊土乃前例也 備局謄錄

城池糧餉

古人言城制皆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雉者即今之
所謂曲城甕城也蓋城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
堞間立有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
禦之也戚繼光紀效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
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石方
盛左右顧眄便於發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 懲錄
俗傳平壤舊城等時多發民丁連袂列立傳取龍岡鳥城
山石云此地豈無巖石而必求諸遠者其意有在麗太
祖曰西京水德調順我國地脉之根本然則古人恐傷
地脉而然歟其後等城時鑿石於軍嵬署西松堂覘欽

浦脊識者歎之 平壤誌

高麗成宗時石等平壤府城周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九尺
高十三尺旱門六所東曰長慶西曰普通南曰含毬北
曰七星正東曰大同正南曰正陽 仁祖甲子以城大
難守縮其西南幅員而改等之周三千五百四十三尺
即今內城也含毬正陽普通皆在城外其北城監司閔
鎮遠所等繞牧丹峯而城之周一千三百十八步 平壤誌
洪武甲戌命鄭道傳南閻李稷等相宅於漢陽以前朝忠
肅王時所營宮闕舊址狹隘更相其南亥山為主壬坐
丙向是年十二月始役翌年秋九月太廟及宮殿成造
即景福宮也 上備法駕移御丙子等都城正月始役

徵西北面安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九千丁就役二月晦
放軍至秋又徵江原慶尚全羅三道民夫七萬九千丁
始于八月畢役于九月平壤趙伯浚等監等周圍九千
九百七十五步 東閣雜記

太祖丙子等都城 世宗辛丑城多頽圯 太上王發諸
道丁夫三十餘萬改等之 歷代摠目

宣祖辛卯二月夕講檢討官李幼澄言臣於中原一路見
之則鎮堡城堞皆用厚磚傳以石灰方而不圓高而無
級望之如粉雪撐空即之如鐵壁削立極其堅壯處
皆是不似我國之齟齬也州縣有城池處雖不得一
用此制度若於西北先使指示登時施設則大有所益

上曰備邊司前於阿耳萬戶金應瑞之往也授以此制已等一面頗似利益云而厥后未聞作何處置可依經筵官所言更令備局議行為啓

寄齊雜記

仁祖丙寅等南漢山城李曙主其事

歷摠

仁祖己卯李命雄為嶺南伯始等架山山城周三千八百三十步千七百五十二堞初欲割傍數郡地設邑欲移營鎮之朝廷只割星州一縣置柒谷府既而不悅者以役民事劾之自此山城事為世所忌其後林壇為方伯具上形勝請退賞之贈李公吏曹判書

肩叟記言

孝廟嘗夜召李相浣論江都形勢公曰江都四面古則沮洳賊至不能登崖今乃沙土填塞便成強燥地方六

十餘里無非受敵之地臣欲令訓局御營摠戎三廳各等一城有事則各以其兵八守又於要害處等整臺使本島兵民共守且安興實江都門戶紫燕亦是藩蔽亦宜有措置之方大槩江都右接兩西在控三南臣每論及保障必以江都為第一也

別集

上曰卿言實合予意

卷九

肅廟辛未等江都城以御營軍五百名除赴役

寶鑑

江都周圍五萬五千三百六十五把內一萬六千把為山浦不等之地其餘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把為古土等基一萬二千三百九十把為古石等基高麗高宗二十四年等外城城三十年等中城我

肅廟朝等整臺四

馬政

胡中養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馳騁為事俯身轉膝惟意
所適暫有卸鞍之暇則脫鞵而放之欄內不蔽風雪寒
暑放牧於野必一人驅十馬養飼調習不過如此而上
下山坂饑渴不困者實由於順適畜性也我國養馬異
於是寒冽則厚被之雨雪則必避之日夜羈縻長在櫪
下馳騁不過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晝無闕是以暫有
飢渴不堪馳步少過險仄無不顛蹶且不作驕風逆蹏
嚙不順鞭策尤不合戰陣也今宜盡取民間雖馬放之
牧場遴選監牧之負責其繁息雄駒之齒不過三四歲
即駟出作驕擇其健實馳走者盡於甲士領給養飼調

習務合戰用則不出十年甲騎之盛足可禦敵也建州
錄

驛路

大君議政各乘一匹上等各乘馱各三匹下等正二品以上乘
一匹上等乘三匹馱二匹下等從二品乘一匹上等乘馱各二
匹下等三品堂上官乘一匹上等乘二匹馱一匹下等六品以
上乘一匹中等乘馱各二匹下等九品以上乘一匹中等馱一
匹下等赴京使副使各乘一匹上等各馱一匹下等書狀官乘
一匹中等馱一匹下等從事官乘一匹中等馱二人并一匹下等
從人乘一匹馱二人并一匹下等大典

崔應教溇羅州人也宋正字欽靈光人也俱以玉堂受由
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正字訪應教於家語間應教曰
君騎何馬正字曰駟也應教曰國之所給止於君字自

君字至吾居乃私行也何可乘駟歸朝後應教啓此意
罷之正字來辭於應教則曰若君年少輩後當操心可
也 祖宗朝士大夫奉法朋友勸勵服義可以想見東

野言

李叅判俞浚為高山察訪監司五馬牌外不給去近間監
司兵水使統制使虞侯都事新迎多則十餘匹小不下
五六匹至於軍官亦皆騎之考大典則軍官皆使備騎
戰馬意甚好也或曰尚瑞院馬牌朝家例各分授五六
箇於各道監司營吏文書皆載而巡行去預留馬牌者
蓋為或有緊急馳聞事而不可用陪持人則始用驛馬
之意宣常時徧行於道內耶 晦隱集

李厚徵為成歡察訪李敏迪惠仲以方伯為其表叔尹魯
直令發馬以助其京行成歡非但不從而報狀有可怒
之語惠仲非惟不怒而反獎之其時謂惠仲得體蓋彼
執法不撓之為可尚也昔東坡自蜀赴舉時乘迎新馬
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為王荆公徒黨所罪宋之儒賢嘗
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罅隙也 尤齋集

趙松谷復陽自言晒史歸文孝公在新昌枉駟歷觀文孝
公深責之不與語良久是後恐懼不敢違法 明齋集

行狀

南藥泉按北藩時閱古來文書有居山察訪以北兵使率
妾以行狀啓罷黜 晦隱集

戰船

各浦戰船櫓左右并二十挺一挺各四名沙工舞上各一名合八十二名射砲手四十名

肅廟丙寅領議政金壽恒啓曰李師命為湖南監司時以一舡分作防牌舡二隻左右水營戰舡各一隻鎮浦中戰舡三四隻投作龜舡事狀 啓徐文重為嶺南監司時亦以戰舡改制事 啓聞故詢問便吞於諸道水使則皆以為重難而統制使邊國翰狀 啓以為忠武公李舜臣所定式者乃其舊制而二去乙卯年巡檢使權盼按檢三南舟師時與三道諸將老卒相議一舡所載軍器什物舡之長短廣狹一 啓勘定書 啓後頒布節

目統制使水使所騎大舡本板則詳定十四把而今加半把次舡則十一把而今加一二把之次舡則十把或以九把半而今加二三把各加把數其大有漸較諸當初事目頗失於大小之制而乙卯巡檢在於經亂二十餘年之後其時必備詳利害講定節目且以兵書以我大舡向賊小舡之語觀之戰舡之用不害其為大今不可猝變去也蓋其時節目只在於統營故頃者前叅判崔寬得送備局臣纔披得見之蓋當初勘定節目時去亂未久李舜臣軍校老卒尚或有存者其所定尺數必出舜臣舊制而其後造作之時每慮其不足於舊制故尺數漸至增加而到今別無更為定式之事只當依此節

目不增不減一依舊製造作之意分付諸道宜矣徐文重以為我國舡制若倣倭舡則似好去而倭舡本板皆用檜木常時運用雖似輕捷而壬辰交戰之時每入於我舡之下輒破碎去他國之制既不審其利害則似難倣效而猝變龜舡則巡檢使節目中長短體制不為磨鍊似當一如戰舡漸次高大矣

備局謄錄

肅宗辛未右議政閔黯曰沿海有戰舡各邑能櫓軍非不充定而居於海邊者習於操舡居於山谷者不慣於騎舡故每當水操雇送浦民之慣水者以代其役去若值急遽之時則舊時雇立者必皆逃避豈能督行其役乎今後則必以海邊人充定能櫓雖是海邊絕遠處所居

之軍與海邊東伍軍相授充定則緩急可得力矣 上
從之 備局謄錄

肅宗乙未判尹閔鎮厚以為戰船漸失舊制難於運用况
沿海船滄絕無好處若非潮滿無以移動其實則戰船
不如兵船請擇諸道船滄最好處仍置戰船其餘不緊
處戰船授作兵船二隻 廟堂問于諸道水使則慶尚
左水使以為船制宜減其長廣全羅左水使以為寶城
樂安兩邑船滄最為不便右水使以為各鎮無防軍防
船十一隻所當減去忠清水使以為本營及各邑鎮戰
船九隻宜仍存而舒川韓山林川三郡及平新鎮船滄
皆甚不好其戰船可改作防牌船其餘七處則曾以改

作防牌船而海義船滄尚患不合歲船京圻水使以為
只存本營戰船二隻而本營一隻及注文花梁兩鎮戰
船皆當改作防牌船去至於海西則海路與南方不同
且無船材每以他道退船移給事多難便故各邑並定
戰船皆已改作防牌船今若仍存所江白翎兩鎮戰船
而吾義浦許沙兩鎮之戰船登山之猛船並改作防牌
船二隻恐為得宜揔以論之則諸道戰船仍存者一百
二十一隻而又有龜船五隻戰船之當為改作防牌船
者只是湖南二隻湖西四隻京圻海西各三隻都合不
過十二隻依此定式分諸島何如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肅宗戊子禮判李寅燁曰戰船新造期限三南各異嶺南

則右道八十朔湖南則六十朔湖西則與湖南似無異
同矣大抵木品堅剛則不必依期改造而年久之後有
蟻虫傷損之患嶺南為尤甚若拔去虫損之板改用新
板則好矣而嶺南水勢甚急不用木釘以鉄釘造舡故
有難授改不得不新造今姑退二十朔或有限內腐傷
之患不可不改造如或堅強可以堪用則雖過限朔勿
改亦無妨毋論營鎮各邑戰舡令諸道水使這看審
其腐傷與否稟報造舡好矣 上從之 倫局騰錄

水軍最為良民怨入骨髓之役而其在山郡者事急則未
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游之徒豈肯臨亂而不逃
乎在山郡者當一切移為陸軍而改定於濱海之民常

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操舡禦敵則
悅之者衆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以為山郡水軍
不可猝罷此蓋為水使者所賴以為資者皆剝割山郡
之軍也其為水使者亦非所欲而終不得已何也捨此
則無以應宰相名官之求索也此朱子所以每論治兵
而必以正朝廷為言也 左菴集

武科

古者無武科 太宗廟始設焉 故事文武放榜日賜紅牌
花酒一等三人別賜皂蓋 世宗廟文科賜蓋武科賜
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為文武科武班頗不悅
尋罷復舊制 筆苑雜記

中宗庚辰設科取武士一千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
射不中駐牛拔其矢再射之自試官所傳呼曰彼舉子
何以駐牛谷曰牛方溲 於于野談

宣廟癸巳永柔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不嚴公私嚴獲
亦赴試竊科李判書恒福與客坐呼奴僕不應恒福曰
可惡是漢必赴試去滿堂大笑其年冬光海以東宮駐

全州取武士五百時舉國飢饉餓殍滿路南中赴舉者以米五升買及第者比比有之於于野談

肅廟丙辰武科至於一萬四千餘人唱榜時闕庭狹窄依丁丑辛卯年例設行於敦化門外偷局騰錄

武人萬科為今日難處之巨弊矣其數近於二萬而皆萃於京師以希調用不得則怨且怒京師米貴亦由於此而農民漸少臣愚欲依程子鑄解額去利誘之說各使其守令試藝拔其尤者以陞於兵使兵使又聚而試之而拔其尤者以陞於兵曹然後兵曹又聚而試之以次補官則是數萬之人各歸其鄉一邊作農一邊習藝公私京外皆得其便而於其賤品之中亦必有可用之人

才矣尤卷集

肅宗丙寅 上曰以今番武科初試榜觀之士夫子第之得叅者不過十餘人可用者甚尠朝家用才不擇文武八待諸臣中如有子弟累人者勸令武學宜矣知事申汝哲曰臣每聞傳教出語儕友勸子弟武學而一自萬科之後得官甚難多有虛老者且補武弁則至於蔭官亦皆凌侮此所以士夫子第之寧為窮儒不肯就武也右相南九萬曰中原科制則有武進士武藝數技之外以平邊論治安策試取故入格者雖勦而多可用之才我國亦有講制而只講音釋便皆得叅士夫子第雖能講書而武藝不足故常漢之叅榜者居多若欲矯弊則

稍重科式而節損取人之數可矣 脩局謄錄

肅宗辛巳兵曹判書金構曰近來科舉頗稀前冬宣傳官被薦者只有一人今春使之新薦則出身中無一人別薦士此後宣傳官絕無充差之人誠可慮也臣意則兩局勸武廳勿問勇力之如何兩班中可合人盡為抄入中庶不與焉此類則凡於內中日內謝射及他可以直赴之試皆許叅射以廣登科之路則宣傳官可合之材可於此得成矣 上許之 脩局謄錄

國朝設官文職多而武職少故式年武科額數只二十八人 明各劄

